

SHI LIAN DE ZHU FU

失恋 的主妇

中国版的富贵主妇
一部以试离婚为题材的小说

刘云晖◎著

四个在家寂寞的家庭主妇上演了
一部中国式的家庭隐私剧。

最熟悉的陌生人是谁？

“你觉得我们快乐吗”，
得到的回答是让人压抑的沉默。

尽管他们看上去是最幸福和最正常的夫妇……



大众文艺出版社

THE LOST LOVE

失恋 的主妇

中国版的《欲望都市》
——现代大都会女性的手记

陈安妮著



SHI LIAN DE ZHU FU

失恋 的主妇

中国版的富贵主妇
一部以试离婚为题材的小说

刘云晖◎著

四个在家寂寞的家庭主妇上演了
一部中国式的家庭隐私剧。

最熟悉的陌生人是谁？

“你觉得我们快乐吗”，
得到的回答是让人压抑的沉默。

尽管他们看上去是最幸福和最正常的夫妇……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恋的主妇/刘云晖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1(2009.5重印)

ISBN 978 - 7 - 80171 - 958 - 4

I. 失…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1308 号

书 名	失恋的主妇
作 者	刘云晖
责任编辑	钟 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 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2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楔 子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被所罗门的预言封在一个美丽花瓶中的魔鬼，被沉入大海三个世纪，当终于有一个渔人捞起花瓶，旋开盖子，放出这个魔鬼时，魔鬼却让他选择一个方式死掉！

渔夫很是委屈，“我救了你，为什么还要杀死我？”

于是魔鬼痛陈这三个世纪的等待之苦。“第一个世纪，我一天都不能接受被囚禁的事实，每天都在焦急地盼着有人来救我。我想，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救了我，我一定把全世界的财富都送给他。可是整整一百年，没有人来救我。到了第二个世纪，我的心态平静了一些，我知道我已经确实被囚禁了，确实需要耐心地等待有人来发现这个瓶子，才能放我出去，那我也一定要好好地感谢这个人，满足他的一个要求。到了第三个世纪，我愤怒了，我难以相信这个漂亮的花瓶在大海中漂泊了这么久这么久都没人发现！我开始憎恨生活在外面的人类，是他们的平淡和无所谓的漠视造成了我等待的煎熬。我于是发誓，一旦我出去，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杀死，所以，你当然也会死，不过毕竟是你救了我，所以你可以选择怎样的死法。”

算不上聪明，但是却很镇定的渔夫，这时候提出了一个愚蠢到白痴都会拒绝的建议，“好吧，让我想想，但是

你这么大，而瓶子是这么小，我实在不能相信你是从这个瓶子里出来的。”凶恶却毫无计谋之心的魔鬼于是带着一点童稚般的炫耀之心，化成一缕青烟钻进了瓶子里。于是渔夫赶紧盖上盖子，大声说：“好了，魔鬼，你可以选择怎样去死了！”任凭魔鬼怎样哀求，渔夫再也不肯旋开盖子。于是瓶子封着魔鬼重新沉入大海。

魔鬼虽然被重新封杀，但是魔鬼终究还是魔鬼，还是有一些魔力可以为他所用的。他于是幻化出无数美丽的瓶子，把每个瓶子里都装上他三个世纪的心态与预言，在海中悠悠漂荡，数量之众，终于以获频繁地被发现。

捞起第一个世纪瓶子的人，因为在合适的时间打开了这个瓶子，因而得到的完美生活令他们感激而奉献着疯狂的热情；捞起第二个世纪花瓶的人，虽然因为心态的成熟而少掉了很多的冲动和激情，但是他们也并不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和改变，理智而优雅幸福地生活着；而捞起第三个世纪花瓶的人，惨了，他得到了一个魔鬼，每日里在水深火热之中，生不如死。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比魔鬼笨的人的结局，而另一部分人虽然不幸得到的也是魔鬼，但他们善用计谋，只需一个小小的，哪怕不太高明的计谋，就可以将魔鬼收回瓶中。于是他们得到的依然是当初那个美丽的瓶子，即使偶有不慎又放出魔鬼来，但他们相信终有办法将魔鬼再收回瓶中，因为这并不难，因为魔鬼很傻，只要用一点脑子，他就会立即变成青烟，纳于瓶中。如此放出来收回去地调剂着生活，日子倒是丰富多彩地热闹着。

最后那魔鬼看着因为他而变得热热闹闹乱哄哄的世界笑了，他不再想着出去的事了，他觉得他目前的生活很好，听听看看这些人的故事，就当是自己的经历吧，出去了，生活也未可知好坏。于是魔鬼开始专心于设计他的游戏，在那些美丽的瓶子里，又加上了第四个世纪的心态与预言。于是在这个世纪捞起瓶子的人，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瓶子，只不过里面封杀着魔鬼的四个世纪，但是得到它的人因为旋开盖子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又不知道这花瓶的来历，只是每次把玩时都觉出它与它的材质极不相称的重量。

后来魔鬼又觉得这样还是不太复杂有趣，于是不断思索创新。他缩短了世纪预言的时间，让它们可以升级往复与互相渗透。本来只有捞起第三个世纪瓶子的人有扔掉瓶子的权力，但是魔鬼决定让每个捞起瓶子的人都可以扔掉这个去捞起其他世纪的瓶子。有的人捞起一个就满足了，世纪预言的更迭也没有影响他对这个瓶子的钟爱；而有的人却很贪，同时捞起几个，由此引发出世纪心态间的大战，不知哪方获胜，但总有战败破碎的一方。于是魔鬼收回碎片，重新打造出更加魔幻的花瓶，让贪婪的人在一次次地被引诱中焦头烂额。有的人就接受教训，畏而止步，有的人却继续执迷不悟。那些在世纪之恶时没有扔掉瓶子的人，他们积极地参与到魔鬼的游戏中，以自己的改变加速了世纪的变迁，只是世纪心态与预言的更迭让他们有了新的或悲或喜的感慨。

总之，魔鬼乐此不疲地不断创新着他的游戏规则，让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难以陈述了。

男人也罢，女人也罢，禁不住诱惑捞起瓶子的一刹那，从此命运就以赌博的方式拉开了它的帷幕。于是也就有了婚姻形态的万千多姿，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四个女主人公滔滔不绝的生命经历。

星期二主妇厨吧

(一)

星期二的魅力，对于邬黛、麻会琴、杨林、单芳这四个朋友来讲，已经和周末的地位同样重要了。周末是家人的，而星期二则是属于她们四个朋友的。儿子们早上被送进幼儿园，晚上就可以寄宿了。于是她们可以从清丽的上午谈到慵懒的下午，再连上一点傍晚的朦胧，若赶上四个老公忙到很晚的机缘，她们就可以接着拥有深夜的狂野。

她们四个人中，邬黛和麻会琴的老家在京郊，单芳和杨林的老家在很远的外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四川，本来都是可能永远也不会相识的人，而今却做了朋友。

这个社会有点怪，人们常常抱怨如今的人们太冷漠了，住在一个单元里却不是朋友，连熟人也不是的，可是另一方面又热心地四处去交朋友，而且交朋友的条件简单到几乎是来者不拒；开同样的车，在一个俱乐部健身，孩子在一个学校，一起参个团，还有公开招募的，网上发个帖，只要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就来找我吧。只要能有一个共同点，再瞅着不是那么形容恶劣到不能搭上几句话，就互留电话，成了随时可以邀约的朋友。

人们如此饥渴，却依然对住在隔壁的人用刻板的礼貌

拒他人于千里之外。或许是现在的人太累了，忙着工作，又忙着伪装的，回到家关上门，真容就成了连成人也不宜观看的超四级片。倘若朋友就近在咫尺，在时不时地敲门声里再去忙不迭地收集起四散的真容，拼出一个可以待客的形象，感觉实在太累，家将不家；人将不人了，于是很多人交朋友依然固守着一个千年古训：兔子不吃窝边草。

这四个人的相识也很简单，只是因为孩子在同一个幼儿园里，有一天因为让午饭后就接走，几个人送了干脆就没走，就那么一直站在幼儿园门前的水边聊了四个多钟头。一点初相识的保守也没有，玩笑开得仿佛做家常菜一样熟络了。

她们生的都是儿子，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她们的坦诚有了最原始的基础。她们可以肆虐地张扬所继承下来的重男轻女的传统，大谈儿子如何令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升级，如何母以子贵地受到老公及婆家人的重视，以及又被奖励了什么贵重的礼物。总之，生了儿子的骄傲得到了最充分地释放。

倘使有一个生的是女儿，那生了儿子的妈妈就要不得不收起她们心中那张牙舞爪的兴奋，装成一副羡慕的样子，“啊，看你们多幸福啊，是个女儿。如今父母都是享女儿的福，我们这些儿子将来全被拐到丈母娘家里去了，只怕我们将来别说靠他养老了，见上一面都是难的了。”

这些话也不能说全是违心的话，因为她们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可是谁会为那几十年之后的凄凉去毁了现在的幸福呢，她们一方面做着不靠儿子的打算，一方面又坚信自己教育出来的儿子决不会变成他们爸爸的模样，她们

一定会把生命中这两个最重要的男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为都是全职妈妈，单芳和麻会琴的家里又有保姆帮着打理，所以她们决定不定期地聚一次，地点就在家，每家轮流坐庄，时间嘛，就定在星期二。这一天孩子们度过了从周末的懒散到周——一下子紧张规律起来的焦虑，重新适应了园里的生活，可以寄宿了。

“四家的厨房都有吧台，咱们这个聚会就叫‘星期二主妇厨吧’吧。”邬黛提议。

邬黛是学中文的，虽然诗词歌赋忘得已快赶不上小学生了，但总归还是有些影响已深植骨髓，至少这“大学本科学历”她是每日必三省的，虽然省过之后还是一片茫然，但她还在执着地期待着有一个契机，让她实现她的梦想。可是她只知道她是有梦想的，但这梦想究竟是什么，她也说不好。

很多年来，她都在为这不确定的梦想空耗着时日，毕业，结婚，生子，日子在琐碎中如行船一般，也还能看见过去，但那留在眼外的世界终究会越来越模糊；也看得到未来，而及到眼前发现这并不是她最终想要的，于是又期待起那更远处的风景。至少有期待总还是积极的，她安慰自己，尽管面容已慢慢成熟进而衰老，已不再是可以让男人一见钟情的年纪，她依然在等待。

这让她常常记起在大学时读过的一篇《等待戈多》的文学作品简介：两个人一起等戈多。时间流逝着，这两个人变换着姿势，也更迭着心情，依然执着地等待着。时间继续流逝着，戈多始终没有来，而他们却依然还在等，即

使不知道等的是什么，即使永远也不可能等到，有这一份执着，也许总有一天会去开始努力。邬黛是这样坚信的。

有一天她路过岔道口，忽然在鳞次栉比的街边店铺中发现了个漆成黑色的酒吧招牌——“等待戈多”！这让她忽有惊鸿一现的震惊，茫茫人海中得遇知音的感动让她有冲动立即去认识一下店主人，但她经过了无数次，终究没有一天的心情让她可以停下来走进去的。

所以聚会的名字她很轻易地就靠到了“吧”系列。

“好啊！”“好听！”其余三个人一致赞同，毕竟都是大学学历，年代相似的求学经历让她们还是很容易沟通的。

“不愧是中文系毕业的，不过咱们七十年代已经成就了一批作家，你什么时候也搭上这趟车啊？”杨林戏谑着邬黛。

“我预订了机票，随时都可以降落在火车顶上。”

“拜托你快点吧，我头发都为你愁白了。”

“得了，谁知道你是为了谁。”

于是“星期二主妇厨吧”就这样开张了，酒水免费，零食任选，故事必点，心情自助。

(二)

单芳争着做第一期聚会的主人，因为她急于向朋友们炫耀她家的大房子，但是临到快聚会了，她又觉得可炫耀的东西已经太旧了，有必要重新添置一些，于是麻会琴做了第一期的主人。

每个人都有漫长的三十多年的故事要与人分享，但爱情永远都是永恒的话题。

“我和我老公是经人介绍的。”最先开口的是麻会琴，她是主人，于是主说的地位就由她获得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这个人可真够难看的，可是我是县城的，我想进北京，婚姻是让我进入城市的惟一条路，没办法，处一段之后觉得人还可以，也就这样了。”

人们总是对与自己没有利益干系的朋友无比坦诚，因为只有没有利益干系的听众才会给你需要的公正和理解，家人却往往成了需要防范的敌人。倘使这倾诉发生在异性之间，背叛也就有了最初的基础。可是愚昧的人们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往往任由了感情的滋长，而感情的滋长也就是利益的产生，有了利益干系也就失去了公正和理解，于是一个敌人就有可能出现了。

“那你爱他吗？”邬黛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不爱了，这不明摆着嘛！”单芳有点鄙夷邬黛的幼稚。

“不爱，”麻会琴无所谓地承认，“也就那么回事儿，反正我知道他爱我就行了。”

邬黛很是愕然，她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她不能相信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人为了不是爱情的目的而结婚！

“那你有过爱情吗？”杨林问，这是她常常自问的话。

“当然有过了，”一丝甜蜜顿时涂满了这个虽到中年，但依然美丽的女人的面颊，像向日葵般张扬地盛开了。“要不我这辈子多冤哪，不过现在想想爱情能顶什么用，像我现在这样，挺好。当初分配回县里，我就发誓一定要

离开这。我也有种直觉，觉得我一定会离开的，所以在县医院的那几年，谁给我介绍对象，一听是县里的，我连见都不见。因为想着要嫁到城里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万一被某个富豪看上，因为这些议论毁了我的前程，那该多冤哪。”

“你还真有远见。”单芳很是佩服。

“我这人就这样，一直就特别理智镇定。有一次我到北京来，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旁边有一个男的跟我贴得特别近。车上人虽然多，可是还没到人跟人不得不这么近的地步，我一下子就警觉起来。起先以为他是色狼，还好，他没有过分的举动。可是快下车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口袋轻了，一摸，手机不见了！我立即断定就是刚才那个男的偷的。于是我也装着被摇晃拥挤的样子挤到他身边，然后大声对售票员说：‘师傅，先别开门，我的手机丢了！’然后又对车上的人说：‘哪位师傅借我手机用用，我打一下就知道我的手机在哪了。’有人就问：‘你能确定就是丢在这趟车上了吗？’我镇定地说：‘能确定！’于是有个着急下车的就把手机借给了我。我低着头，认真地拨着号，……你们知道吗？我的手机根本就没开机，可是我还是在哪儿镇定地继续拨号。”

“如果你拨完了，你的手机没响，也没有震动，不是等于告诉小偷你没开机，他根本不用担心了吗？”郭黛紧张得喘气儿都不匀了。

“是啊，这时候拼的就是谁能镇定到底了，我就不相信这个小偷一点儿都不心虚。就在我按最后一个数字时，突然有人说，‘哎，地上有个手机，是不是你的呀？’我低

头一看，我的手机已经被扔到了地上。我拣起来，谢了大家，那个人嗤溜一下就钻了下去。本来我也该下车了，我怕他找机会报复我，就又多坐了几站。后来车上的人才对我说，就是我旁边的那个男的偷的，人们后来听说我手机根本没开机，一个劲儿地夸我，又镇定又勇敢。”

“是呀，你确实真够镇定的。”众人从刚才的紧张里回过神来一起由衷地赞扬着。

“可是，我这么镇定的人，却差一点儿让我几年的努力白费了。”

“怎么了？”众人问。

“在我工作的第三年，我们科新分来一个男的大学生，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他一来，就立刻成了我们科里所有未婚女孩甚至是一些已婚女人的梦中情人。他来的第一天，我正休班儿，听说在全科的欢迎会上，他站起来大大方方地说了一句，‘我是萧楠，请多关照’！”科里女人的眼都直了。

“在那之前，我们也私下议论过，不知今年分来的这个大学生怎么样。其实多半儿关心的还是长相好不好看。有个英俊的男同事，即便做不成丈夫，天天能看着，当盘菜想着，家里的窝头也咽得下去了。同事们之间常常荤着素着地开玩笑，不过我很少掺和，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挺各的，三年也没把自己嫁出去，不知道我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我和萧楠第一次碰见是在楼道里。欸！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一见到这个人，就立刻会感觉到他和你是同类？”

“那就是一见钟情呗！”杨林说。

“不是，有时候对方是女的也会有那种感觉。”麻会琴不满意这种解释。

“目光能流露出一个人的气质，如果这种气质正是你所欣赏的，你肯定会被吸引。虽然我们根本说不清楚我们到底欣赏的是何种气质，但却会在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快速地判断出他所流露的气质是否与你相和。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这个能力，所以一见钟情的事情只能发生在少数人身上。”邬黛边说边想着她和田风第一次目光相遇时的那微妙的感觉，虽然相隔已经十三年了，但依然还能在她的心里泛起涟漪。

“当我和萧楠目光对视，相视一笑的时候，我本能地预感到我不会同这个人就这么简单地擦肩而过，这让我既兴奋又害怕。”

“害怕什么？”众人问。

“我怕我离开县城的梦想破灭，因为当时我和我老公已经开始交往了，可是我还是不能自拔地在心里渴望起萧楠的目光来。他的到来让我们科的女人们都变成了淑女，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走路说话，都多多少少地有了些变化，谁也不想在这个百年难遇的俊男面前失去哪怕只有一眼的竞争力。年纪稍大些的，因为代沟的原因，被怀疑的可能性小，反而藉着长辈的借口，放肆地在肢体上接触他，挎他的胳膊，拍他的肩，搂他的腰，唉……

“我也记不清我们到底是怎么互相爱起来的了。他和谁都说话，就是和我说的少。我也一样。可是慢慢我就觉得，我越来越难以抵御他的身影了。他的存在让我快乐和

心旌摇荡，我们虽然话很少，但是我们都能感到彼此的目光中那一点不同一般的深情。”

“你们是不是发生关系了？”单芳轻易地撕去了爱情的朦胧外衣。

“是，可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猝不及防，麻会琴还是承认了，但心里开始厌恶单芳的粗俗。虽然同萧楠的关系有时依然是她和老公做爱时的助化剂，但她并不愿意别人把萧楠看成只是和她有过肉体关系的人，因为她和他曾有过的、那些青涩的记忆是那样美好。

就像男人往往会直奔主题，获取高潮，而她相信大部分女人更加迷恋前嬉的浪漫，这个前嬉的时间越长久越好，最好能有贯穿生命的长度与力度。

而一些男人却是兽性十足的动物，通常只在发情期想到女人（人类的进化让这发情期不只在春季了）。草草做些铺垫，甚至可以没有铺垫，就释放他们所谓的爱情，其余的时候角逐权力和金钱，是斗牛士间或也扮演武士，但道具总离不了那块红布。荣誉时，它是金钱是权力，可以高高举过头顶，输了时，又权可当做遮羞布，发情时，以为是红颜就惹得勃然一怒，奋力相拼。

持久的爱情是女人的事。

麻会琴不想接着说了，她一时觉得自己纯洁的初恋在世俗的环境中，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了。

朋友们走了，阿姨买菜还没有回来，她翻转了丈夫和儿子的照片——她提醒自己，呆会记着翻过来，不过即使忘了，也没太大关系，老公或许根本注意不到，即使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谎言就可以收场。对她的老公而言，她纯